

文海閣

劇幕二

著之益劉



版出社版出軍空的國中

第一集書叢劇戲軍空
種 夫布丁
編主



第一幕

人：柳 英 空軍第四十五隊隊員。

時金如 隊員，年二十四。

衣樓金 空軍第四十五隊第一分隊分隊長。

麥 風 隊員。

水 纓 空軍第四十五隊副隊長。

國海文 隊員，二十二歲。

田笠夫 第二分隊分隊長，二十五歲。

劉翼揚 隊員。

梅友雲 隊員。

傅達士 一名，三十歲左右。

勤務兵 一名。

機務長 一員，三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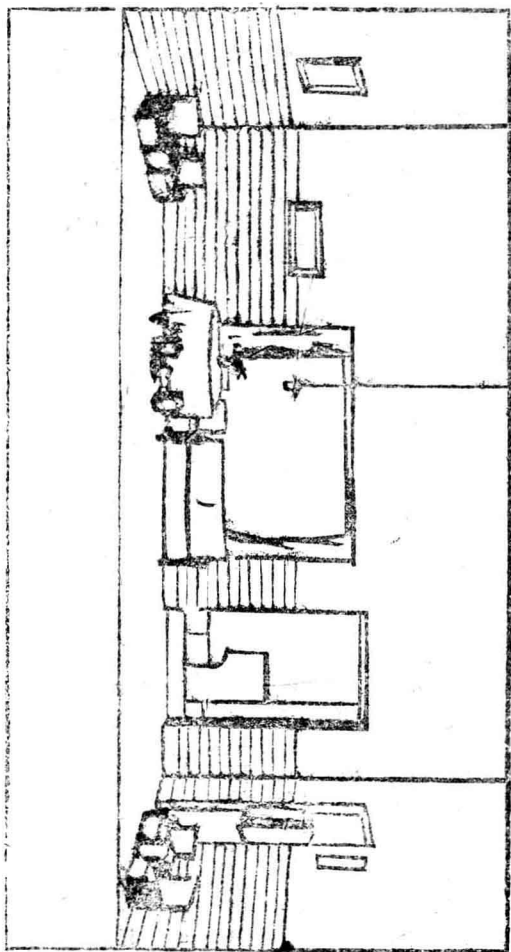
軍械員 一員。

胡子傑 空軍第四十五隊隊長，二十八歲。

(第二幕登場人物另見該幕人物表中)

時：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黃昏前

地：揚州，在空軍第五十驅逐大隊第三中隊休息室。



景：精緻的鏡框懸在壁上；黑和白顯出錢塘江上的橋基，和六和塔的斜影；銀鱗中的孤山和蜿蜒的長堤。三架，九架結着隊的飛機羣，襯着繚繚的白雲，這些都是空中斜攝的傑作。

根據空軍作戰計劃，這裏要駐紮一隊「正義的鴛」，本來，這個飛行場就是平整的田野。紅白的風斗冷落地迎着風兒轉，沒有棚庫，也沒有場站辦公室。看管的人住在附近的村落里，照應偶一息足的過客。如今，「正義的鴛」負着戰鬥任務，就在這裏結着窠。他們成天守着他們的飛馬，寶刀。隨時準備能敏捷地出動，——星星伴着他們；黎明伴着他們；太陽伴着他們。

就在飛行場的邊際，簡陋的木屋建起來了。壁呢，是橫的木板重疊的。窗呢，沒有玻璃，也沒有窗紗；一個方的窟窿，擋上一塊障日蔽雨的木板。想像拓荒者怎樣在原野搭起的小屋，比其建築公司臨時爲小工搭架的陋舍，便相彷彿了。瓦色是新的，告訴人們木屋的年齡。

他們，並不像農夫般的，終生和田地賭守。有時命令像是深秋的風信，打發雁兒們遷動了。有時命令又像光亮似的，逗引着許多生命在它的周圍。這幕故事，像烟一般升起來，慢慢瀰滿了木屋里的小廳。

這小廳，是他們流動生活中所佈置的。好像一間接待室，或簡陋的俱樂部；很簡單，很潔淨。他們在那里待命，會議，下棋，閱報……交換工作的心得，或是辯論無法解決的問題——爲着生活的調劑和工作的效率，他們需要休息和消遣。

八月的氣節，太陽斜了。金色的光從舞台的左方——以觀衆爲準——小窗射進來。人們可以瞭望窗外田野的景色，一片深綠草地雜着野花，遠遠的山影，疏落的圍舍。風斗在竿上打旋兒。兩窗中間有一張圍棋桌，兩隻木鉢收藏着擺豆成兵的黑白子兒。

舞台的背壁正中，懸着委員長的像；懸着委座手書的軍人讚詞和革命軍人

四要之類的訓詞。像下面，低矮的方几上有具收音機；几上罩着潔白的布。看几布下端露出來的木板，知道那是裝汽油的木箱。收音機的撲落裝在右方的門檻上。二把與收音機高低適中的藤椅，放在收音機的兩傍。

門，老是關着，在收音機的左方。門外是一條走廊，人們看得見走廊的欄柵；這欄柵，用細短の木條織成了細巧的圖案；雖然粗草，但很雅緻。左方是一個窗；窗下放着報架；架上放着好幾份報。報被夾在報夾里。

舞台的左面是通隣室的門。這門，常關着；除非有人進出的時候。輕過那間隣室，可以到隊部的辦公室，觀眾看公務的人們從那里進出，就可以意會到。門的左壁，靠近窗，有隻白磁的爐水缸，很光潔。銀色的水喉耀着光。它立在二隻空的汽油木箱上。這木箱沒有罩上布，像骰子似的，有好幾隻玻璃杯放在里面。

沒有擺的圓掛鐘，默數逝去的韶光。時針指着三點三十分鐘。它掛在門的

右壁上。

有幾盞電燈從天花板上垂下來。每盞都有一隻白磁的葫蘆可以調節高低。會議桌的正上有一盞。通過舞台橫的中軸線，在會議桌與左右兩壁之間，各裝一盞。

椅子多半是籐的——輕便易於搬遷。有的是木質的圓凳，放在會議桌的週圍，和棋桌的前後。籐的下面，有二把椅子和一個茶几。照相呢，適宜地懸在左右的壁上。

幕啟：時金如和柳英正聚神凝思在對奕。時金如微笑，愉快的神情，給觀衆棋戰順利的暗示。柳英默默地注視着戰局，籌謀着計劃着。衣縷金坐在收音機左方的籐椅上閱報。

他們三個交了警戒的任務給繼承的同伴，回到小廳里來。太陽斜了，將扣黃昏的門。時間控制着侵略者的航空兵，告誡他們安靜地伏在巢穴里。所以交

了警戒任務的人儘可解脫了腰間沉重的自衛手槍，和子彈疊疊的皮帶，及其他飛行時攜帶的航空用具，休息一會。但是他們記着「平時就是戰時，戰時就是平時」的教訓；時如和柳英的飛行帽，仍舊放在桌上。

衣縷金愛研究社會學科，一向關切時事的演進。從「七七」事變展開神聖的抗戰以後，他更日讀多份報紙；探尋消息的來源；猜度消息的真偽。警戒歸來，他踏進小廳的門，便坐在椅上取報默讀了。他把飛行帽放在收音機上。把烏亮的手槍和金珠似的子彈帶，放在桌子的正中；倍引觀衆的注意。

淺綠色的襯衣，黃卡爾的短褲，是空軍夏季的工作服。他們的服裝是一律的，但是衣服的面色有了深，淡。時金如是個高大，健美的青年；留着頭髮。眉目間隱藏不住他的聰明和愉快。能敏捷地分析各種事故，但是不很關心的加以處置。這或者是豪爽，也許是粗率。柳英，惟一失意的時候，是他的棋子被擱上了，將被收拾出去。他見到含淚而笑者的笑容，不見淚光。他願意欣賞

卷歌聲的音節，却忽略了歌唱者的沉重的心。他不大願意深刻地發掘他的隱憂。因此，他愛笑；他愛幽默，他愛把一切事情交給流水薄雲；等閒消逝。

在軍事的建制上，是論「資深」的。在他們三個人中間，年齡，態度以及服裝顏色，衣縷金比較時，柳雨君都老成。他今年二十七歲，比時柳早畢業，先到隊上來服務。他是分隊長；率領一個小團體。在空中施展戰鳥的雄風。人呢，沉默而愛微笑，謹慎得染上幾分滯笨。這是他的外表。誰知道在茫茫長空，他怎樣率領他的伙伴作極敏捷的，勾心鬥角的玩意，與沒有靈魂的空中劍子手相週旋呢？

柳（柳英簡稱）（兩指夾着一顆黑子敲着棋桌，作說話的拍節）這樣吃，（思慮）長。

吃（思慮）長。吃，長——（惋惜）只落得壽終正寢！（望望時金如）

時（時金如簡稱）（微笑，注視着棋盤）

柳（籌思棋路）這樣，下這顆。吃下這顆。長（擺頭助勢）——長它二步（驀然高興）

啊哈！這不是海底撈月？（因為自己還沒有把握，詢問的語氣）喂！金如可不溜之大吉了？

時（微笑，點頭，仍注視着棋盤）。

柳（因為時的默認知道自己圍子得救，有了把握了，眉笑目舞地，更高興）啊哈！衣分隊長！你瞧我的妙着——青龍入大海。啊哈哈——

衣（衣樓金簡稱）（移開遮着臉容的報紙，含笑）真的救出了重圍了嗎？要爭取最後的勝利呢！

柳沒有問題，真溜了——我下這一顆。

時不要太高興！像白秀夫似的，一次擊落兩架敵機，高興得忘記把輪子放下來！

（註一）

（二人下棋瞬息）

時田分隊長他們回來沒有？

衣 沒聽見有飛機響。(看錶)按時候是可以回來了。誰知道吳淞或虬江碼頭上空，不尋找日機格鬥呢！

柳 他們的任務是轟炸虬江碼頭登陸的日軍？還是掩護第二十大隊轟炸敵艦？去轟炸企圖登陸的日軍。不過長江口外，常有日本航空母艦的蹤跡，他們的驅逐機也可以飛起來掩護他們的陸軍。

柳 (繼續下棋)會會他們的驅逐機倒是新鮮的。水上偵察機領教過了，雙發動機的，佈滿火網的轟炸機也領教過了，我前天在吳淞轉了老半天，從這塊雲飛到那塊雲，尋不着一架日本飛機，更不必說有驅逐機了。

衣 有他們的驅逐機飛起來。第一架驅逐機是廿五隊劉隊長擊落的，在真茹上空。前天經指揮部查實了，駕駛員是中尉大井，還有菩薩的符，女人的相片。

時 (繼續下棋，心不在焉的)那十分靈巧吧？

衣 (笑)你問的是菩薩的符，還是女人的相片？

柳 就說女人的相片吧。

衣 相片不是寄給我的，怎麼知道？菩薩的符號不靈？請問大井君。

時 「神符」「千人金」之類的鬼把戲，大井該知道它靈不靈，驗不驗，軍部發給他，他就帶下去，反正有了也不累，沒有也可以。不過從那些封建，腐化的玩意中，我們可以察覺日本軍閥的無賴——凡是可以用愚弄三軍的，不擇手段！

（沉默）

時 明天該有我們的任務了吧？分隊長！

衣 是的，這幾天應該派到我們去了。

柳 我希望遇到他們的驅逐機。

時 我希望去轟炸日本的兵營，我要盡我的力量，把炸彈準確的投在兵營的中央。重重按動那羣被麻醉的人們。要他們清醒清醒，爲什麼要戰爭，什麼是戰爭的滋味？

（衣注意時金如的說話。柳英仍注視棋圖）

時 我要敏捷地動作，讓數千萬上海市的市民，知道我們新的空軍有怎樣鋒利的姿
態！告慰他們，勉勵他們，堅定他們的自信心——

柳 （接着時金如說下去）我更希望那時飛來幾架倒霉的驅逐機（笑嘻嘻的）和我們
熱門一下，請大上海的市民們見識見識，空中馬戲團的藝技，比東華的足球賽
怎麼樣？

友 （好笑，聽着他）唔！

柳 一架冒着火焰的飛機，流星似的墜下來，總比一隻足球漏過臘克斯二號大門的
毛腿，鑽進網來得壯麗吧？！

時 （也笑）是的，那時數千萬條視線追隨着它。數千萬顆心却卜卜跳着。他們感
覺懲處的應該，又感覺戰爭的殘酷——由於我們數千年聖哲的教化，酷愛和平
的德性。

柳（並不體會時金如所說的話）我們有一次精彩的表演，將來再出現瀕市上空，青年們的航空熱一定更鼓舞起來，小姐們一定更敬羨航空的男兒。許多私立學校的校長們一定要自責為什麼從前吝嗇租費，不擴充學校的運動場。做買賣的大經理們，一定要懊悔從前少出了航空捐了！還有新式的老學究呢，回憶他們從前硬把學生趕回教室裏去，一宗不勝其遺憾了。

衣（笑）啊哈！但是你忘記提起職業理論家們的觀感了。

柳 什麼是職業理論家？

衣 那些頂頂「現實」的先生們。

時 誰是頂頂現實的先生們？

衣 他們住在大都市里。白天在電燈光下，晚間在霓虹燈前——

柳 他們和陽光隔離嗎？

衣 他們怕太陽刺痛他們的頭腦，擾亂他們的夢境；臉修飾得方方的，亮亮的。心

雕刻得圓圓的，光光的。腦子裏刻畫着「酒色財氣」，眼睛等於算盤子。肩膀交是天平。他們看見那閃爍的火花，要盤算盤算：這比文人落魄倒罄多少？比交易所着了空吃虧多少……。那些飛機上佈滿槍孔，幸而未中要害，沒有打死的飛行人呢？他們覺得這樣混一個地位，混一個生活，真是太險惡了！不如做買賣，做工程師，做作家，做老爺，來的穩當。這就是他們同情的估價。

時有這樣人嗎？那是不知道今日抗戰的意義；忘記了自己的責任了！

衣當然！他們忘記了自己該安寧地生活；能與危險隔離；是受了誰的保障！血肉阻擋着坦克的滾進呢！這些壯烈的戰士，爲了他們所想像的「地位」，還是「生活」？爲了「虛榮」，還是「出風頭」？

（正說着，副隊長水纓和寒風從右門進來。他們在大熱天從城里走回來。衣裾和髮鬚間少少染上征塵的痕跡，微露倦意。手里拿着紅紅綠綠的小包：是從洋貨鋪里新購的什物。

「寒風狂舞，這些動作中間顯得頂年青。晶瑩的目光隨着他健碩的頸項轉動，他極喜運動，他說：『運動是男人的修飾，使你壯麗』。他感覺模糊的國際問題很有興趣。因為國際舞台上有一流伶俐的角色在表演。有空暇，他常到城裏去。揚州特殊的風土人情吸引着他。今天，他剛從瘦西湖回來，把他所有的寶貴空暇全消磨在柳蔭下的小舟上，頭髮梳得很光潔，穿着白府綢的襯衣，草綠布的軍褲，挺着胸，像是隨時準備擔負起給他的任務似的。他跟在水副隊長長的後面。」

（水纓呢，因為個人地位的限制，穩重而沉默，慢慢變成他的習慣了。日常戰鬥任務以及隊上例務的處理，他很忙。上唇的鬍子因為幾天沒有刮，便澆上一道黑蔭。他襯衣的顏色和衣纓全差不多，也穿着軍褲，打上黑色的領帶。進門來，淺綠色的通草帽，還壓在他的額上。）

（柳英向他點頭。時金如知道有人進來了，側轉着身子給水纓為禮。）

友（移開報紙）回來了？副隊長。

水（答禮微笑）回來了，回來了。（好像有什麼公務要到辦公室去交代，推開左壁的門進去了）

寧（手裏還拿着一小包東西，兩步便靠近了棋桌，把手托在棋桌上，靜觀一會）喂！你們是友誼賽，還是錦標賽？——賭東西的意思——喂，喂！柳英，下這裏，下這裏，——噢！那裏是死了的。（檢點局勢）這裏一塊，這裏一塊，那裏一塊，那——沒有了。

（時金如和柳英繼續關子）

寧金如，友誼賽，還是錦標賽？

時（還柳英講，他說錦標賽就是錦標賽。反正輸的請客。）

柳（不會下過四書，投過戰表，自然是友誼賽。）

寧（問時金如）是友誼賽嗎？

時 任他！（以下領示意）

寧 （問柳英）不是錦標賽嗎？

柳 當然。

寧 那麼，算了——算了，（搖動棋桌，棋子慢慢凌亂了）算了——

柳 （擦開了棋跡）搗蛋鬼！接洽的結果怎樣？

寧 明天上午七時，在大校場開會。我去縣黨部找了那位姓楊的常務委員，他說：明天早上開會，竭誠希望空軍同志能夠多多參加，發表些抗戰的感想。

柳 你答應他了嗎？

寧 沒有，我說：「因為工作的忙碌，只能派一個代表來參加」。

時 演講呢？

寧 我答應了。我想只要把空軍奮鬥的事實和殺敵的故事忠實的報告給民衆，他們自己會激勵起來的。

好吧，拿出你演講競賽會的本領來。

海文呢？

（坐在會議桌右方的一張椅子上）留在瘦西湖里捨不得離開了。這先生，他說：「百花洲（註）一潭濁水；西湖的青山秀水如今沒有訪舊的閒暇。反正清瘦豐滿，不失商子的風韻……」他和我們租了一只艇子，搖過橋，搖過堤，倦了便泊在柳蔭下。請他也不走，拉他也不動，望望近水遠閣，說你們先回來吧！

時 這一位先生！

柳 這是他的老牌氣，做學生的時候就是那樣的。星期天，獨個兒往山裏往湖裏玩它一天。問他寂寞不寂寞？他說：「我去遊散，去我愛去的地方；留我愛留的勝處。人多了呢，不盡能同意。遺興逸情的玩意，又何必出之勉強。」——這情理也對——你買些什麼東西？

察 三角牌毛巾，力士香皂。

柳 那裏買的？

廖 東關啦——揚州的商業區。

（柳英的話快說完了，水讓從進去的門出來，他解了領帶，脫了帽子，留着四平頭，笑嘻嘻地望着衆人，似乎有許多消息要告訴他們。但是柳英沒有說完，他自己坐在蘇門的椅子上，等廖風答完話，他接着。）

水 （開始向時）好消息，你們知道嗎？特務員從南京來的電話——日本九五式轟炸機襲擊寬橋（大家屏着氣息注意他），不到喬司便接下四架。高大隊長領的隊。樂以琴又增加一架紀錄。據說：霍克攻擊他們，他們愈結成密結隊形，機座槍射擊又不準，一架一架冒了煙，着了火落下來。跳保險傘的也不少。樂以琴在他們周轉一圈，直嚇得他們亂搖手。亂搖手，誰又存心打他們？開開玩笑吧了。——（四人緊張的臉露出笑容）

柳 啊哈痛快！不到南京來，却送到杭州去。活的勝過死的，打他們幹嗎？

「打他們幹嗎」？而且不應該打他們？一個失去抵抗力的敵人，留着他們的生命，讓他們看得真切些，誰是敵人？誰在謀害他們？誰製造殘酷的戰爭？——他們會覺悟的，他們會了解我們爲求正義而鬥的苦心。他們會知道受了誰的愚弄，誰的欺詐？我想，有一天，良知會使他們含着勇敢的淚水，和我們熱烈地站在一線，負起重建東亞和平的正義工作的。

水（接着講他的故事）他們打定了以後，樂以琴親自到喬司去慰問他們。一位翻譯替他轉達誠摯的來意，像老朋友似的，他們談了好半天；握握手，一同坐着汽車回來了。樂以琴送去十罐小美麗（註四）那位叫牧野的飛航員還送他一個護身符。

柳 護身符可以送的嗎？

衣 護身符確是精緻的禮品，日本的特產。

時 特務員剛才打來的電話嗎？給你的，給誰的？

水 特務員告訴劉軍需的。剛才聽軍需講的。

時 (想起出職的征人) 田分隊長一小隊不知道有什麼收穫沒有？要是投完了炸彈油量充足的話，盼望他們能遇到幾隻雉兒，不讓第四十大隊專美於前。

寧 讓我來告訴海文，等他回來以後。我看他昨天到了揚州便夠興奮的了。等一會知道了這個消息，一定會跳起來的。憑他的射擊紀錄，如今有一隻挨一隻，比水鴨還忠厚的太陽牌飛機。——

水 隊長不是叫他休息兩天？遠遠從南昌來的。

寧 隊是叫他休息兩天，這正是他不耐煩的原因。你知道——我們在南昌接到出發的命令，他就不肯聽醫生的勸告，要從南昌醫院出來了。身子一會兒冷，一會兒熱，他硬說要跟大隊飛到揚州。如今算算透了心願到了揚州了。昨天行裝還沒整理，便攔着田分隊長探問前線的消息；探問虹口公園的地位；探問敵機的速度。中午聽說第二小隊要去上海執行任務，便跟着田分隊長進進出出，不

知道說些什麼？一直看看三架霍克沒入南方的雲中，才失了神似的跟着我們去瘦西湖。

柳 他有上次百分之百的空中射擊紀錄，自然急願一試鋒芒了。

寥 這也是真的。你知道他在南昌三天不飛，就想爬上薩菲亞（註五）過過癮的勁兒嗎？而且他家在東北哪！

水 是吉林那一縣？

寥 遼寧省的北鎮縣。家裏有一個母親，二個妹妹。

水 你們提起閻海文，我總想起那一次跌到溝裏的故事，水淋淋的騎着腳踏車回來。問他這是什麼緣故？再也肯說。後來才知道半路上和木橋鬥狼落了水。（笑）這孩子有的時候真固執得利害，汽車不坐，獨個兒騎着腳踏車，從青雲譜到城裏；從城裏到總站。又像裁判員似的，自己紀錄着時間——順風八分鐘，逆風一刻鐘。

時（不很明白水的意思，因為水笑而笑）怎麼半路上跟木橋鬥狠？

水 有一天閻海文濕淋淋的回來，你看見嗎？

時 唔——

水 我問他那裏落水的？他不說，誰問他，他也不說。只管自己換衣服。到晚上我們在棚廠水門汀上納涼，剩下我和他二個人，他告訴我——說在平安堡前面那條溝裏落水的。溝上不是有條橋嗎？他不走……

柳 爲什麼不走呢？

水 他就不樂意走，還有什麼辦法呢？他說：他從來不過這條公路的橋；從橋傍架的木板上過去，沒有一次失錯過。那天不知怎的滑下去了？一身泥水，還擦破好幾處。他爬上來，騎上車，又在木板上硬過四五次；知道那條木板不再敢捉弄他落水了，這才罷休。

（時和衆人都笑：有的露着笑容，有的輕輕出聲。）

水（接着說下去）人的脾氣愛靜的，愛鬧的，總可歸納好幾類。像海文似的，却是「絕門」。實在很爽直，但有的時候却固執得不能叫人相信。對誰也很和氣，但平時常默默的不愛說話。我問他爲什麼硬要在木板上過它四五次？他說：「你要航海，必須熟悉波浪」！還有什麼跟他說的嗎？

柳 你知道他近來常常寫長長的信嗎？

寥 寫的，靜靜坐在桌前，一聲不響的寫，不知道寄給誰的？

時（像故意要發掘他人的習性似的）英文呢？

寥 英文是他愛好的功課。在瀋陽文會高中讀書的時候便有了興趣了。大概不會間斷的吧。他告訴我，只有足球和田徑賽是放棄了。在遼寧還保持着他的紀錄呢。

衣（站起來拿起收音機上的飛行帽）我希望明後天就有海文的任務呢。要他三天不摸駕駛桿，是按納不住的。（水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槍和彈鏈，準備從右邊的

門出去。柳英和時金如也想起應該回寢室去洗漱了，拿起桌上的飛行帽跟着站起來。）

柳（偶見窗外景色）喔！他們回來了（望着窗外）（觀眾聞飛機噪聲）

（每個同伴都深切地惦念着出去工作的人。每次，響響亮亮裝滿燃料，掛上炸彈去了。剩下青青的天，白白的雲——虛渺的太空。什麼時候歸來呢？什麼時候重新見到遠方有小小黑點？然後傳來熟悉的機聲呢？現在有人竟說「他們回來了」！于是衣縷金從新回來了。寒風和時金如也都站起來。他們望着窗外，看同伴平安降陸。水副隊長的視線受了阻礙了。他——）

水（提起脚跟望不着，關心地問）幾架，幾架？

柳（不敢肯定的語氣）二架喲——

水（焦急）二架？那末還有一架呢？

衣（用手指）那裏不是還有一架嗎？

時（由於衣指，才發覺所有三架飛機都回來了，放下他不安的心）噢！（點頭）

三架，三架！

（柳英高興起來，胡亂哼着自己愛唱的歌，跳着，扭着，拿着他的飛行帽出去了。衣和時稍待一會也離開窗戶出去了。章風想起他買的紅紙包，收拾起，向站着的水纓點點頭——）

我也去放了來。（從右門出去。舞台上剩着水纓一人）

水（坐下，感到快慰。手指彈着椅子的靠手，側仰着頭，慢慢沉入遐想之中。他忽然想起抽煙了，從這邊褲袋里摸出一包小美麗，從那邊褲袋里摸出一隻打火機，燃着；悠閑的吸——舞台靜寂。）

（台右門外的走廊站住一個人：很年青，身材很勻韻，黑黑，秀長的臉，顯出昨珠的明亮和牙齒的潔白。頭髮斜分着，但梳得不很光亮。穿着淺綠色的襯衣，黃曬破短褲；領帶是黑色的，因為八月盛暑在鄉間步行，和領口一起解

鬆了。淺綠色的長統毛襪捲得短短的。黑皮鞋上沾些塵土。他左肩披着一件絨布的飛行衣，肩掛着三個圖囊。他從機場走回來，有點累了；汗流得很多，需要擦一擦。他在門外停一停，然後披着一件飛行衣走進來，右手捏着圖囊的皮帶。這就是閩海文。）

閩（愉快地自語，像沒有看見水副隊長）放着，放着。（放下飛行衣和圖囊又轉身出去）

水 你也回來了嗎？海文。瘦西湖船娘划你到「拉塊」去玩玩。

閩（笑，露出白白的牙齒）我早走回來了，在飛機場裏等。（作色）田分隊長的翅膀中了二十多顆子彈——（說着又出去）

水（站起來，到窗前觀望，向窗外招手。（稍待）門外走進來三個出征的鬥士和閩海文）

（劉翼揚是隊員，穿工作服，沒有領帶。手裏捏着自己的飛行帽，腰上纏

着一串子彈，一枝左輪。他很壯健，雖然做了任務，經過戰鬥；依然顯得很精神。田分隊長的裝束和劉翼揚一樣。他腰間沒有手彈帶。一枝白朗寧手槍，套在黑色的槍套裏，穿在皮帶上。身材比較粗矮。溫和而厚實，和閻海文很投契。梅友雪，不愛說話，他沒有脫去飛行衣，或許裏面只穿着背心和短褲的緣故。也拿着飛行帽，他的圖表掛在自己的肩上。

水（坐在棋桌旁邊的椅子）怎麼樣？田分隊長，翅膀上有二十幾個洞嗎？好劇烈的戰鬥！

田（坐在收音機左方的椅上）二十五發槍洞。真得停一停。經過是這樣的：我聽上一架敵方的驅逐機，從五千呎滾到三千呎把它放在我的照準環裏。他拉，我也拉；他翻，我也翻。攻擊他好幾次。看着轟發的機冒了黑烟；猛然，他推着機頭衝下去。我仍跟着他。到二千呎的空中，我的飛機猛的一抖，知道中了彈流，拉了起來，原來下面有敵方的軍艦。那架驅逐機就躲在軍艦的火網裏，受

艦上火力的掩護——

水 他媽的，鬼子的心眼。

田 可惜我的炸彈都送給他們的兵營了，饒了它。

水 是浮桶（註六）還是陸上驅逐機？

田 是陸上驅逐機。我猜想，日本人一定佔據了沿海的島嶼，築了一個秘密飛機場。

水 虬江碼頭一帶的形勢怎樣？

田 （問劉翼揚）我看很平穩，是吧？

劉 （和閻海文坐在舞台左邊的椅子上。閻的椅子靠近門，專心地聽着戰爭的故事。）是的，虬江碼頭可以說沒有戰事。沒有一隻日艦的影蹤；也沒有登陸的日兵。我看虹口附近倒冒着黑煙，火光熊熊，大概爭奪得很激烈。

水 最近才發現有日本陸上驅逐機的巡邏，大概他們有秘密的根據地。你在那裏還
遇的？

田 莫滋口外。我發現有一架敵機在我們左前方，就搖搖翅膀告訴他們（視劉梅）轉一個灣，向着太陽飛高。叫梅友雪領隊掩護，我便纏上了他……

梅 （坐在會議桌旁邊的椅子上）那時，我很奇怪那一架飛機爲什麼單機出動？我怕高空有埋伏的敵人。察視一會，沒有。看田分隊長已經佔了優勢，閃電似的追縱下去。起初以爲那架敵機一定是「訓話的結尾」——完了的。不想倭子多肚腸，躲到日艦的火網裏去了。等田分隊長歸隊，他指指翅膀告訴我：還不知道中了那麼多的子彈呢。

田 待我去報告隊長——（站起來往左壁之門）

梅 我去換了衣服。（跟着出去）

關 （關切地問勝翼揚）你跑到上海幾點鐘？

劉 二點五分到真茹。經過暨南大學，市中心區，出現于虬江碼頭約二時十分。

關 投彈命中了吧？

劉 命中的。他們二枚落在營盤的左角。可憐我拉得稍遠，趨前了，爆炸時一陣火光，飛機也被震憾一下。我希望我們的弟兄可以從這個缺口裏殺進去！

閻 （快慰而微笑）上海的形勢怎樣？

劉 從前很熱鬧的市街，如今是斷垣殘壁。虹口一帶，冒着餘燼冷煙。蘇州河那邊，公共租界，却擠滿了人。

水 租界里自然擠滿了難民了。他們遭罹兵燹，還得奔走流浪，維持自己的生活。今天他們看到一顆一顆炸彈送到侵略者的懷裏去，多少也出了一口氣了。

閻 說不定劉老太太也在驢台上觀望呢？

水 劉老太太還留在上海？

劉 是的，媽媽還留在那裏。老年人不慣遠途跋涉，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只得暫留在上海了。

閻 假使她看見蜻蜓一樣的飛機，一定要想——那一架是我的翼揚駕駛的？

劉（會心的笑）或許會。

圖 一起有多少日本軍艦泊在上海？

劉 與敵口外很多，黃浦江內也有，它們多半泊在外白渡橋附近，緊緊的和美國的，英國的，靠在一起。我實在不敢恭維矮子的武德。什麼是武士道的精神？簡直沒有出息！喂，水副隊長！這次戰爭可以證實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優越性。每次我們出現于軍艦上空，它們不是燒裂了烟沖，開足了馬力作蛇行奔逃；便看見許多水兵沒命的往水裏跳。在空中看來，軍艦開足了速率的奔駛，不過像蝸牛爬行一樣；毫不影響投彈的準確。看那些水兵的驚慌和恐懼我可以猜想他們是怎麼厭懼死亡，又怎樣留戀他們的家鄉！

（時金如和柳英從右門進來，柳英換了一條軍褲。時金如的頭髮梳得很整齊。

）他們整理了自己。並沒有中斷翼揚的談話。柳英坐在收音機右方的椅上。時金如坐在桌子旁邊）

國 從前在防空雜誌上看到，高射砲射擊飛機的命中率：大約是五千數百發命中一發。雖然防空器隨着航空器進步了，倘若高射砲不是集體使用，命中的機會依然很渺小，而且在江上的小型軍艦也不過有幾挺高射機關槍，那裏來的防空砲呢？所以空軍在戰爭的防禦上是附屬的；在戰爭的攻擊上是主力。它予陸海軍的威脅，像征服巨象的小鼠，對方簡直沒有還擊的能力。

水 是這樣，是這樣！

劉 我還可以供給一個證明：今天投完了彈，以七千呎高度經過軍工路那段江面，發現二隻兵艦。一旋轉，只見無數黑點投到濁流裏，冒一朵小白花兒便失踪了——這就是巨象的細繩對抗飛鼠的行動。

柳 (插進來) 跳吧！誰有那麼多炸彈奉敬呢？不過當心着了涼，一不小心便有增加「沉默的凱旋」的機會。

時 機務長檢查了田分隊長長的飛機，二十五個洞。有一個距離翼的操縱索二米厘米

突，好險！

水 這是拿生命去釣來的寶貴經驗！此後留心上鬼子的會！

問（探求經驗）你們怎樣投的彈？翼揚。

劉 差不多我們還沒有到北火車站上空，天上已經飛滿了煙霧和鐵屑。日本人是不知道節省彈藥的。高射砲子彈爆發時，一球煙，一朵火，七千呎一層，一萬呎一層，網住了他們的兵營。那時我們的高度約摸八千呎。大約我們一分鐘的汽油消耗，換取日本數千顆高射砲的子彈。最初，在虹口公園徘徊。我想田分隊長也許在公園上空觀察水紋或樹梢的波動，來決定當地的風向，準備投彈吧？接着，我們俯衝開始了，從八千呎衝到六千呎，就脫離了目標。那時他們的高射砲像發了狂一樣亂竄，空中簡直可以臭到硫磺的氣味。我們又升高，又俯衝，這麼好幾次，我想他們高射砲射擊的指導者一定眼花撩亂了。（稍頓）最後一次從八千呎衝到六千呎，脫離了目標；接着從六千呎衝到三千呎，我們看見

兵營旗桿上那面破碎的太陽旗。一個鬼子的影踪都沒有。只像妖穴似的冒着煙火。（以手作勢）我看着田分隊長投了炸彈，側着拉起來。梅友雪也投了炸彈，跟着起來。等我推足了機頭垂直衝下去，已經發覺投射角太少了。看着那顆炸彈（惋惜）落在兵營牆外的馬路上。

（惋惜）噢——

我想高射砲射擊俯衝轟炸機的希望太可憐了！高度的變化太快，速度太大，可以偶然碰上，但是沒有機會給他們計算命中。

一顆子彈射中五百公里時速的飛機，那是「黑子——盲者——撞牆壁」，碰的。

水 他們的目的也許拿幾千萬顆子彈，胡亂想碰上一架飛機。這種買賣，他們是幹得的，我們不得不小心。作戰的時候應該勇往直前，也應該精密週到。田分隊長那裏虛虛實實，乘其不備，出其不意的俯衝，這方法確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田分隊長的方法確是很有趣。衝，拉，衝，拉，和日本人開玩笑似的。我倒願

意他們每次送千萬發子彈來碰一架飛機。我們出動一次，一定要讓厲痛懲我們的仇人。我們飛行於祖國上空，眼望着生人的廬墓和休息生養的田園。敵人蹂躪，任它高射砲多少利害，非衝到有把命中的時候決不拉起來。而且，高射砲命中的機會與不命中的機會各佔一半。萬一命中了，是不是命中要害，失掉操縱，這又是疑問。即使命中要害，死不死又是問題。如命中飛機要害，而人不死的話，飄滑下來，仍歸是祖國的田地。戰爭的局勢給我們多大便利！我記得最高領袖給我們的教訓——冒險敢死，是空軍救國死中求生的出路。

時

我聽取你的話。有了精細的判斷，然後下最大的決心，執行戰鬥的任務。

柳

是的，攻擊敵人，不外乘虛蹈隙，觀察判斷，然後行動。戰爭雖不是賭博，但

賭博倒很像戰爭。譬如那些番攤上的老賭鬼，憑他們的判斷，要是算定了莊家手裏是開「三」，連六月裏的臭汗衫也會押上去的。

本

（莊重）矮子可不是賭番攤的莊家！他媽的，他們奸淫擄掠榨沒本錢的勾當。

這些忘八蛋個就以禽獸的行爲來維持皇軍的鬥志。以盜賊的手段來引誘部下的從命。這真是一筆非清算不可的孽債！

柳 自然我們要算一算從甲午年到今天的血債。「七七」就是我們的血祭日。憑我們這一輩，替子孫改造命運。（寒風進來，他換上了綠色的工作服，坐在棋桌的旁邊。海文也換上工作服，跟着進來，坐在會議桌右邊的椅子，近舞台的緣。）

關 替我們子孫改造命運，也替日本的民衆改造命運。你們看，活的生生地押着登艦；迫着女人們忍着不敢流的眼淚，掛着比哭還淒慘的微笑。去送行；去揮手巾；去祝戰死！軍閥的爪牙伸到每一個農村；每一戶人家。牢獄裏擠滿了厭惡戰爭，愛好和平的正義者。我們子孫，我們的子孫會跟着我們奮鬥到底！（激昂）日本做夢也不能夠征服他們；奴隸，亡國奴的名稱永遠不與他們相干。可憐的倒是日本的子孫，像受了花柳病的遺傳似的，一生下來便刻上字號了——

「奴隸」，「屍灰」。

（衣縷金從左門進來，他打量房子的週圍，覺得來的正是時候，找着收音機左方的椅子落了位）。

柳 那些厚臉的軍閥竟說屍灰是「無言的凱旋」，怪不得他們可以吹「戰爭無往不勝利」了。我們打漁殺家中的教師爺跟人家比武；倒了，說是西瓜皮滑溜的。這還算「聊以遮羞」。臨陣交鋒，喪了性命，還誇張是「死的勝利」！這還有廉恥心嗎？

劉 真的，那些倭子們真不如我們貼着頭痛膏藥的教師爺來的漂亮，將來叫他們見識見識梅蘭芳馬連良的拿手戲。

水 見識也沒有用。那些惡辣很毒的無賴，連屍灰到了長崎，還強迫民衆去歡迎呢。這些石化了的動物，他們知道隱瞞不住活着的人了，便格外做得明白些，翻轉臉來。

我不知那些揮着旗子的日本人，眼睛裏擒着的，是血，還是淚？

（緊接着）這是從心底迸湧出來的不平！蘊含着強烈的抗議！只有法西斯蒂的

暴徒敢忽視它。鬼迷住了他們！封妻蔭子，光耀門楣，功名利祿薰醉了他們！

非但夢想要征服中國，還馳想遙遠的香港，暹羅和菲列濱呢！不過現實會對準

他們的鼻子，踢醒他們的。監獄的厚牆，關不住心心相傳的呼聲；被壓迫的民

衆有一天要翻一翻身。全世界百分之九十愛好和平的人類，會拿出事實來表演

他們的決心！

喂，許多國家，是揜揚民主的。巨頭們的演詞，莫不耀武揚威，都痛貶法西斯

蒂是國際的盜匪；遠東戰爭，就是盜匪所放的野火。並說必要時，他們準備反

抗不法的侵略。這些人們是屬於百分之九十的呢？還是百分之十的？

梅 怎麼不屬於百分之九十？

他們頌揚民主，祈禱和平，但是法西斯蒂殺人的槍砲，放火的炸藥，却是由他

們供給的。（作勢）懷裏塞進錢，手裏送出貨：去吧，打你的仗吧！放你的火吧！袋裏還有剩餘的嗎？買吧！這又怎樣解說呢？

時
這叫做「Friendship is Friendship; Business is Business」友誼是友誼；買賣是買

賣。你怎麼混爲一談？論國際問題的學者，開口就是「經濟」，閉口便是「市場」，你不會領教過嗎？平時，口攻筆伐由他，生意到手，這是經濟利益；利益經濟。送來的財寶，怎麼怪他們推得開？

柳
噲，噲，那樣解釋吧——百分之九十中有少數盜匪匿跡；百分之十中有一部份是綠林好漢。

（有笑的）

水
你們不要笑這句話沒有真理。民主國裏沒有一個同情侵略的人嗎？有的。法西斯魔爪籠罩下的國家，也有很多愛護和平，反對戰爭的志士。根據確實的情報，上海的日本軍部當局已經幾次槍決了反戰的將士。像最近石田少佐等的受刑

，這都是事實。譬如從前日本陣亡將士的日記裏時常發見：「爲什麼戰爭？」「侵華戰爭的目的何在？」的悲慘疑問。可是人們還沒有聽到他們的呼聲，戰爭已經將他們淹沒了。

表 是的，在山西，我們的遊擊隊往往發見成隊縊死的日本兵，衣服裏往往藏着死諫的紙片。他們沒有勇氣不幹這違反良心的勾當，又羞憤屠殺毀焚的無聊，他個自縊了。百分之十中是有俠士的，這也是正氣歌裏的好材料。

閻 請想想他們的悲哀：他們反對軍閥侵華而斷葬日本的未來；可是沒有發現犧牲的真實遂感覺自己的渺小，只好以最堅毅的心情默默地離開人間。他們希望能感動野心家的心，知道反省。我惋惜他們死諫的枉然，他們還不清楚對方是什麼人，是什麼心呢！

水 所以，正像我們校長指示我們的：「戰爭的勝利在乎素質，不在數量。在乎精神，而不在物質」。日本兵工廠晝日夜夜燒製鍋爐，趕製軍火，但把武器交給不

願受軍閥欺騙，去進行屠殺的士兵手裏能有什麼作用？怪不得近衛要認爲這次放火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禍患與不幸」。此所謂「自作孽，不可活」。相反，看我們忠勇的武裝隊伍堅強抗戰的決心，決非飛機大砲所能動搖的。（舞台暫靜，時金如起立倒水喝。衣吸煙。寒風想開收音機，沒有電。劉翼揚吹着口笛站起來出右門去了。閻海文望着，他感覺有幾分空虛似的。）

寒 海文！什麼時候你想起隊部，離開瘦西湖回來了？

閻 到平山堂玩一會，又到大街上溜了一圈，想想他們（視梅友雪）快回來了，我也回來了。

衣 瘦西湖的艇子沒有像西湖那樣漂亮？

柳 （他搶着要回答）杭州兩樣。杭州一年四季有上海人來白相（他很不自然地學了一句上海話）大老闆，老闆娘，小老闆，女小老闆，……揚州沒有沙發，沒有雪白紅鑲的船篷。三條板凳，二枝槳，你到「那塊」？到「那塊」？

水 划船的是男的，女的？

闊 副隊長，但惦念着船孃們。這兒那有女的？要這船孃到南湖去，一篙撐到煙雨樓（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水 （笑着說，臉紅熱地）我問你划船的是男的，女的？沒有請教你的經驗喇！

闊 南湖我也僅僅去過一次。從前學校到嘉興旅行，路局備專車送的那一次。魚，牛肉，麵包，在煙雨樓發的乾糧。你記得嗎？（問衣樓金）下午還跟嘉興歐賽一場足球，殺得他們落花流水，是不是？

水 唔——那末，你喜歡煙雨樓還是平山堂？

闊 我喜歡西冷印社，冬天是雪飛着，沒有五顏六色的人，靜靜地登觀真樓，憑窗遠眺，萬慮俱清！

時 平山堂像玩雜耍的。烟雨樓紅紅的牆頭，人造的假山，也俗不可耐。

柳 聽說平山堂從前是文人雅士集會的地方。秀才們穿着藍衫，戴着方巾，躬着腰

，酸溜溜在那裏咬文嚼字。現在還有棋手們彈着寸把長的指甲在對弈呢。——
喂，金如！你可以去一顯身手啊！

（時徽笑）

園 平山堂品茗談天以外，還有揚州聞名的干絲，湯包。堂倌說城裏謝馥記的胭脂花粉是這裏的特產……

柳 你買了沒有？

園 我沒有買。

柳 你怎麼不買幾盒呢？

園 我買了給誰？

柳 南通姓——劉——的——

園 我沒有送胭脂花粉的朋友。或許我認識這樣一個姓劉的，但是女孩子們對胭脂花粉也並不都感覺興趣。我們應該認清楚這是什麼時代？多少女孩子也擁

着担架在前線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

柳（笑着，以軟化微微緊張的空氣）喔唷！是我失敬了，冒昧了，我的閻先生！
寧確是不應該輕視女人們！前天，在南京航委會收到二隻金鐲，說是慰勞擊落敵機的空軍將士的。航委會予以接受了。一般人理想，以為女人的心地裏，金鐲的光亮，起碼比花粉的芬芳來的動人。

衣 是女人送來的嗎？

（傳達，像是學校裏的門役，任傳送公文，收發信件等事務。多半是三十歲左右，口齒明白的士兵充任。他們穿着軍服，圍腰皮帶，戴軍帽，剃光頭，自右門上）

常 常英章女士。

（傳進士簡稱）（進門脫帽，左手拿着一扎信件，向室內打量，走近幾步，向水副隊長立正鞠躬）

水 什麼？

士 信。（檢信予水，水檢視）

（傳達士轉身索視有信的人）

柳 有我的嗎？

士 （恭敬地）沒有，柳隊員！（予衣信，檢視手內信。予闕海文信，信封中式，

頗狹小。復索視有信的人，向水纓再立正，鞠躬）

（水點頭爲禮。傳達士出）

（有信的人讀信）

柳 這多天沒有信了。人們都忘記我，不理我了。一封信也沒有；一張明信片也不

給；任我東西飄泊——好吧，各幹各的。

家 我又多久看你寫過一封信。

柳 忙嘛，朋友！一天到晚守着飛機場，吃飯睡覺以外還得休息休息。有的時候下

一盤棋消遣；有的時候到鄉間遊散遊散，那兒來的空呢？

時等着吧，不會沒有人不給你信的。不會沒有人痛着你的。朋友！等幾天你的信

一定從南昌轉來了——上海來的，漢口來的，多着呢！

（稍頓）

海文！誰寄來的？

（拆信入封，苦笑）家裏來的。年邁的母親爲着兩個孩子（鞋兒）受了折磨了。

——從前水荒兵災，如今新嘗人禍！

怎麼一回事？海文。

東北，是我的家鄉。我可歸不得家鄉。我的老母與妹又接不出來。如今從這台子村（註入）上邊縣城三四十里地，她老人家跟着縣差後面吃官司。

爲着你？

怎麼不爲着我？縣裏的日本顧問知道我的消息，三天五天逼着要人；要消息。

人那裏來，消息那裏有？信裏，聲聲地是母親嘆息和涕淚。（奮慨）我恨自己
（衆感情共鳴屏息着氣）

爲什麼要脫離火坑，爲什麼避讓我的敵人！讓那些地痞，流氓，小漢奸們，安心地魚肉人民？牢獄不是我去的？還是地獄不是我闖的？

蘭 啊！媽的！（垂頭；掩臉）

時 信裏怎麼說？海文！

蘭 （淚眩然，悲哀與傷感支配着他）善惡的公人要應付。挽人到縣裏去懇情，要孝敬。幾十畝薄田養不活她們啦！媽媽妹妹不知道受到怎樣的委曲了？信裏說：「海文，你可以回來吧？——」

（寂靜）

蘭 我寄過快信，掛號信，每次蓋了北鎮縣的郵印把回條寄還給我。我知道那些檢查信件的地痞玩着什麼把戲。

響 這就是我們的債喇——要清算的債務。

水 而且我們已經在撥動算盤了。

（正說間一個勤務兵從右門出來，他的服裝和傳達一樣，除了胸旁的符號不同外。他向水纓敬禮）

兵 （勤務兵簡稱）報告副隊長：值星官通知，奉隊長命令請各位在這裏集合。

水 什麼時候？

（有看錶的，等勤務兵回答）

兵 立刻，值星官說。

水 （環視室內）你去通知田分隊長，劉隊員他們。

寧 劉翼揚是值星官。

水 你去通知田分隊長，機務長他們。

兵 是。（鞠躬自右門出）

柳（沒有主意地）我該去打一條頭帶吧！

時來不及了，馬上要集合。

（室內的空氣轉換了。這裏已不是消遣閒談的地方。人們動作起來，把報紙放到報架上去；把凳子台布整理一下；他們知道這個時候隊長的召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海文從口袋裏掏出一塊手巾，擦乾潤濕的眼睛，他站起來把信插到口袋裏，拋棄了小我的傷感，重新顯露出年青人的氣概。）

副隊長將指派勤務吧？

水也許——

（經過一番小小的波動，人們的心和態度穩定下來。他們各自找到適宜的地位等待着。柳英和衣縷金坐到會議桌的左面凳上。

（機務長是指揮並訓練隊上機械士，軍械士，裝配士，的官佐。他的臉很粗黑

；他的手成天和工具，鉛金屬，汽油，相交結。指拇和手掌是粗獷而堅硬。軍械員指揮軍械士負隊上軍械保管，修理，裝卸的責任。他從東北的兵工廠出身，經驗勝過他的學術。他指導炸彈雷管如何裝裝，燃燒彈如何保管，成天和不易照管的T. N. T. (註九)混在一起。但是他始終是平安的。飛機，武器，人員……是出動戰爭的三個主元。因此他們也參加這次集合。他們的服裝和隊員一樣，也結著領帶，帶着空軍軍帽。或許他們不常穿着得這樣整齊，或許集合前的嚴謹空氣影響了他們。人們望過去，覺得很拘束不自然。

(機務長和軍械員自左門上，脫帽站在進門的左角上，很恭敬而謙和的向副隊長敬禮。又向分隊長和隊員們微笑作禮。人們都一一答禮。有沒有注意到而疏忽的，使二位本來不很自如的新客稍稍有些徬徨了。)

(劉翼揚穿着草綠色斜紋布軍服，裁量得很合身；燙得很勻挺。戴着嘉禾黨徽的空軍軍帽。掛着紅色的值星帶。值星帶的繫絡下結着一個銀亮的小哨子。他

機務長們走進來。田笠夫又在劉翼揚的後面——穿着很整齊的工作服，結着黑色的領帶，靠着棋桌站着。

劉（站在舞台的中間週視）人都到齊了？

水（應和）到齊了。

（劉翼揚往左門入）

田（輕輕的）據說敵人在虹口公園關臨時飛行場作空軍根據地。

水（晤——大公紗廠也儲藏着大量軍火。

田 我猜明天的任務是轟炸敵人死守的兵營。我們能摧毀這個堡壘，陸軍便可以掃蕩全上海的倭奴了。

水 晤！

（左門啟，劉翼揚站門左，拿帽在手）

劉（預告同伴，稍輕）來了——（立正發口令）立正！

（嚴肅地，各人原地立正；眼平視，挺胸，顯出少年軍人的精神）

（胡事傑，不滿三十歲，給觀衆的印象是莊嚴而冷靜。這是由于職務，地位和時間的關係。作戰期間成天在辦公室裏和情報、地圖、命令、作伴。他憑情報判斷敵情，以決定戰略。他研究作戰經過，歸納實際的經驗與教訓，指示部下。要執行繁重的任務時，他也親自領隊出征。手裏握着一捲紙，是上海市的詳圖和大隊部的命令等。）

胡（一邊走，一邊點頭答禮，口裏說着）請坐，請坐——請坐（到舞台中央在會

議桌上首站定，稍頓，告值星官）請坐！

劉（口令）坐下。

（人們都坐下。沒有凳子的，便稍息站着。劉翼揚站在舞台的左內角報架之前）

胡（站着，像演說家似的從容地觀察了他的聽衆，慢慢地）各位，請坐着，聽

(有起立者，旋坐下。)

胡田分隊長們回來，我把他們作戰經過報告給大隊長，大隊長很嘉許。剛才奉大隊部的命令，指示本隊新的任務。(捲開地圖，拿出一張印有紅條的「毛粟紙

〔一〕現在加以宣讀——

(人們都站起來立正聽着)

第五十驅逐大隊作戰命令第十二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午後四時卅分于南京大校場空軍總指揮部地圖：上海市政府二十六年訂製之上海市詳圖比例：一吋等于五哩。

一、甲：敵援軍一部由本國開到吳淞口，藉其海軍砲火之掩護急趨楊樹浦，擬強迫登陸，竄入市中心區。東拊吳淞之背，爲西線日軍支援，便其有機反攻。

敵空軍航空母艦出沒沿海，輸送驅逐機及輕轟炸機掩護其陸海軍之行

動。

乙：我地面部隊擊據楊樹浦沿江之線迎擊登陸之敵。

我總指揮部航空隊，於明日拂曉聯合進攻敵虹口陸軍司令部及黃埔江中掩護日軍之敵艦。

第三十攻擊大隊中兩中隊，掩護此次攻擊。其第一中隊攻擊敵軍之虹口司令部。第二中隊攻擊敵軍之江內艦隊，特別注意於防空砲與防空機關槍巢之捕滅。

第十八轟炸大隊負攻擊敵軍虹口司令部之任務。

二、本大隊供第十八轟炸大隊進攻敵司令部之特別協助及攻擊江面敵艦之任務。

三、甲：本大隊第一中隊及第二中隊由本大隊長率領供轟炸大隊之特別協助。

高度：一六〇〇呎。

起飛時間：午前四時二十分。

會台地點：蘇州上空。

途中隊形：中隊V字隊形。第一中隊爲先導單位。

胡 請各位注意：以下是關於本中隊的——

乙：第三中隊出動戰鬥機六架，攻佔江南敵機，執行任務之第二項。

高度：一〇〇〇〇呎。

起飛時間：午前四時五分。

歸來路線：循揚子江飛返揚州。

附一：偵得敵方揚子江上，海軍活動之情況，應在報告內陳述之。

四、甲：八月十六日午後七時，汽油可在飛行場中汽油車上領取。

乙：其他詳情無更改。

五、甲：信號連絡計劃，參閱附件第一號，特種信號運用通則第二十節第一條（

飛機信號。）

乙：司令部無更改。

大隊長柴壯飛印。

胡：完結！

（隊員們自動稍息。胡隊長把命令放在桌上，以中隊司令官的資格，口述中隊的命令）

胡：請稍息聽着——

（有立正者，旋稍息）

胡：戰事形勢如此，想已明瞭。各位要確實知道明天進攻的詳情的，可往書記室那兒參閱大隊部的命令。本中隊出動飛機六架，先聯合大隊，一刻鐘出動，攻襲江面的敵艦，由本人領隊。（思索，告機務長）飛機限午前三時五十分準備完畢，待時起飛。

機：（機械長簡稱）是。（立正，即稍息）

胡 午前三時五分鐘起飛，集合於瓜州上空。途中採V字隊形。進攻方法，聽候號指揮。（顧視左右，思考）水副隊長為副領隊，駕二號機。

（水立正，即稍息）

（閻海文急切的注視着隊長，盼望命令會降到他的頭上，可以參加這次鬥爭）
胡 時金如駕第三號機。

（時立正）

胡 （又顧視左右見時立正，向時）稍息！

（時稍息）

胡 衣分隊長領第二小隊。（顧視閻海文）

（許多人都注意閻海文，以為這次將有他的任務了，但出乎意料地——）
胡 （緊接上句說下去）柳英，寧風飛五，六兩號機。

閻 （他不再猶豫，要表明他的請求了）報告隊長——（但是隊長繼續下達他的命

令。閻海文仍得靜靜聽着，好像什麼都與他不相干了。顯出頗焦急而不耐煩。

胡 各機均載五百磅破壞彈。裝碰炸信管。（向軍械員）限今天八時前裝置妥當。

軍 （軍械員簡稱）是！（立正，即稍息）

胡 攻擊時，投彈高度約三千呎。努力命中軍艦之指揮塔及煙沖部份。——各機於任務完畢歸之後，重上油水（略思考）完了。

（全體肅然立正）

胡 請坐。

（人們坐下了，互相靠近的人輕輕討論起來——怎樣準備？如何出動？並預測有什麼結果之類的問題）

胡 閻隊員，你有什麼意見？

閻 （站起來）報告隊長：這一次在南昌動員，因為自己病了，遲留下次，感覺非常慚愧。當時請求隊長帶我走，沒有得到隊長的許可。

胡（輕輕地）唔——

閻從南昌趕到南京，雖說是旅途，但是火車很舒適，並不感覺困頓。我很感激隊長的愛護，給我兩天假期。

胡唔——

閻到隊上，知道戰爭的激烈和工作的繁忙。看自己閒着沒有任務，心很不安。我不敢向隊長請求，說我可以代那一位去執行任務。但是我不希望因為我的休假，由各位來代替我的工作——我向隊長請求：要參加這一次戰鬥。

胡（笑容）你看熟了上海戰爭的形勢圖沒有？

閻看熟了。

胡你自問能確實判斷敵我的陣地嗎？

閻能！

胡好，這一次並沒有誰去代替你的任務。等着聽候以後的命令。

(服從！較輕)是，隊長。

(胡收拾桌上的紙張)

水 (靠近胡子傑)報告隊長：大隊，指派參風出席明晨七時的民衆大會——

胡 唔(思考)：出鉛筆書寫於紙卷上，接着拿着紙卷宣讀(衣分隊長領第二小隊。

柳英飛五號。改察風爲閩海文編六號機。

(許多同伴向閩海文作快慰的示意。閩微笑)

胡 各位把地圖研究研究，早些休息。明晨拂曉便要出發了。(離開位置往左門)

劉 (口令)立正！(向隊長鞠躬)

(胡答禮出)

劉 稍息！

(衆稍息，有退出的人。留者又高聲談笑)

時 又是一次轟炸。

水 你們要仔細檢查你們的機關槍！

奎 海文你要謝謝我。我不讓你，你就不能去。

（鬨笑）

柳 沒有到過上海的內地人，來！我告訴你楊樹浦在那裏吧。

（鬨起立隨柳下）

（幕落）

註一：新式驅逐機，它的起落架，可以收縮起來，減少阻力，增進速度。

註二：臘克斯，是上海著名的西人足球隊，爲東華足球隊的勁敵。

註三：百花洲，南昌城裏的湖，風景婉麗。

註四：小美麗，是一種香煙的牌子。

註五：薩菲亞，爲一式轟炸機。

註六：浮洞，是空軍界的術語，指日本水上飛機。

註七：閩海文君尙有一兄，畢業於中央軍校第十期。

註八：導 子討閩君故鄉；北鎮縣屬一市鎮。

註九：日之。日。爲實於炸彈彈體內的猛烈炸藥。

第一幕：

人：金葉嫂

吳淞難婦，三十歲左右。

春牛兒

金葉嫂之獨兒，年八歲。

閻海文

因飛機損壞，強迫降落於敵軍陣地之空中戰士，輕傷。

江尻

日本兵，濃鬍子，年四十餘歲。

望月

日本兵，四個孩子的爸爸。

佐藤

襲擊閻海文的日兵。

橋本

日本兵，佐藤的同伴。

日本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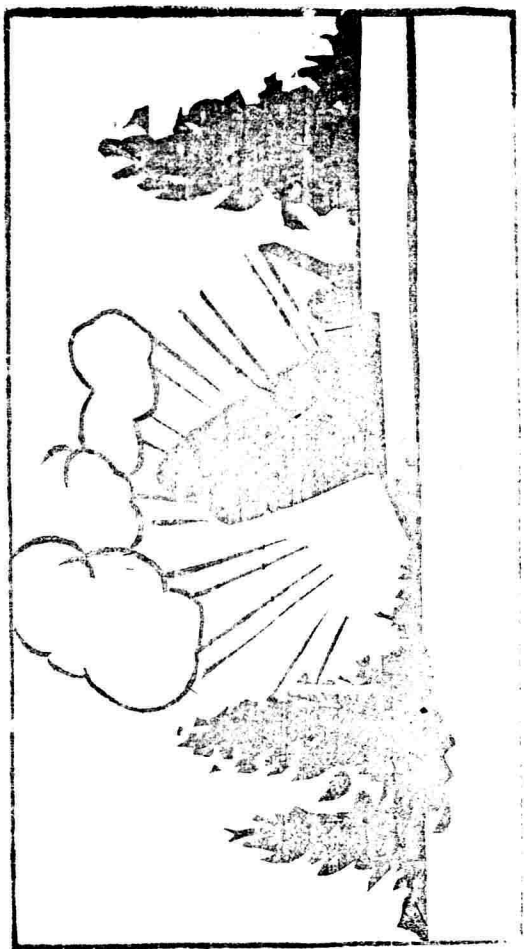
約六七十人。

日本下七班長

一人

時：八月十七日清晨五時許

地：上海市——江河鄉間一個深遠的樹林中。



景：暴風雨是怎樣打擊樹梢上的知燕的？羽翼濕了，墜着舊巢；它想飛，然而力竭聲嘶；翅勝柔了。

中矢的雁，又怎樣壓的一聲墜下來的？它掙扎着，撲着殘翼——斜着，側着，落在水塘裏，田野間，或者竟落在埋伏於蘆葦叢中，遊弋者的附近。

年青的軍人——閻君，他有一「嚴厲地懲處仇人」的決心，豪邁地馳騁天空，不避艱險。他看見死神的笑容；然而他認識生的價值，與死的意義。他不像稚燕；也不是逃避寒冷的雁羣；而是鷹似的，鷲似的疾風似的撲下去，攫取他的獵物——不幸受了襲擊了。

那時，黎明還沒有醒來。灰黑色的天幕，有盲目的彈簇，像千萬條愚蠢的蛇舌吐伸着——黑的霧，紅的光；火藥的腥氣！一隻鐵鳥受了蠱毒的薰染，失去神志了。它掙扎着，側着，斜着，失落了他的伴侶。五隻鐵鳥——同伴們——在空中劃一道線；這聲響，像是宇宙受了鞭責的哀號，振動了生息着的，有靈魂的所有生命

於是，他們去了，立下了復仇的誓言。

這兒是田野，沒有村莊。許多南方尖葉，圓葉，的樹枝組織了小小叢林——冬青，白楊，桑，榆，樟樹……折翼的鷹，便安息在這幽靜，美麗的林墓中。

飛機翻了。銀色的螺旋槳陷在土裏。地上淌滿了漏出來的青濁色滑油。機尾的操縱面和安定面殘缺了。左面的機翼在撞地的時候折斷了。飛機附近有紛雜的斷枝殘葉；有幾條樹桿刺穿了機翼的蒙布。觀衆可以嗅到汽油的氣息。滑油沾在高熱的發動機上，冒着白煙。叢林的右後方，能辨認出是一條寂寞的小徑；積着殘葉，新草。它攔分着一片稻田，和一片荒地。因為受樹林的掩遮，缺乏太陽的照耀，荒地長着稀疏病弱的野草；露出褐黃的土色來。稻田裏結着八月季的嫩黃稻穗；沾着露珠，在晨風裏擺搖閃着光。

稻田的盡頭，是薄薄的雲；是黎明的天色。這天色隨着表演的進行，遲久明亮

暮啟，金葉嫂和她春牛兒伏在稻田中。

金葉嫂休下海普農的農婦，用一塊藍底白花的紗巾繫着頭；鄉婦裝束。身上泥濘，潮溼，沾着雜草。腳上的鞋，有一隻，知道陷在那一處水窪裏，剩着襪子。臉上佈滿了憔悴，瘦乏，飢餓，苦楚，的痕跡。春牛兒穿着村裏的服裝；衣履泥濘，和他媽媽一樣。瘦弱得很可憐。但他感覺生活的新奇，從他閃動的眼珠裏，顯出孩子的大膽，伶俐。

金葉嫂——「一個八歲的孩子，三歲的小菊子——」的媽媽，是吳淞鎮附近的農婦。憑他自己的力量，耕種三五畝田地。她的丈夫在上海做泥水匠。他們相信命運，服從環境，勤儉而能溫飽。「一、二八」的戰事，烽火遍地。可是他的家裏突然變了。這經驗鼓勵了金葉嫂對於他們所創造的田園的愛戀，雖然風訊又緊急了；謠言像海浪起伏。牠守着垂熟的稻粒，血汗的家產，不思捨棄。

戰爭又被掀起了，火煙滾滾。女人受到出奇的海辱。和春牛兒年歲相仿的兒子，被搶！擲在卡車裏。這些恐怖跌入金葉嫂的眼簾，基於田地房產的保守。在一個夜間，他倉卒地帶着二個孩子逃亡。

黑暗中，戰爭並沒有停止。幾次，她跑到粗糙貪婪的敵人。她隱伏在深草，稻田，樹林間躲避起來，逃過他們。——

（遠方有槍聲；時起，時息；時密，時衰）。

金（金葉嫂俯首），從洞裏小心地向後探望，搖動春牛兒的背輕輕地）寶寶，看看，他們怎麼了？（又潛伏下去）。

春（春牛兒驚起），（驚疑的閃避，向後探望）沒有沒有——啊！那邊，那邊，黑黝黝的三五（——）（——）（去）。

金（驚惶地微微搖動，像鼠的神態探望）那兒？寶寶。

春（伏着，伸出一隻怯憐的小手，哭的聲音）那一邊，——那一邊！

金（小心地）……（輕輕地）……（那邊）……

（春牛兒在田邊）……

金 那是对。（……）……（坐起）……

（春牛兒……）……

春 媽！今天……

金 今天好到……

我們三個人……

也逃不開危險……

春 妹妹不在了，我們兩個人。

（爬進）

春 爸爸也不要妹妹了嗎？

金（心酸，忍着心）妹妹要哭，哭不息。爸爸不要她。（順手摘一把稻穗，牽着

孩子小（悲泣）。

爸爸跟妹妹的。爸爸跟寶，也愛妹妹。（金葉嫂淚落）

春 我書包裏的書呢？

金 給你放在書架裏。

春 野狗哥哥不會去嗎？

金 媽會你鎖上了。

春 鎖上就不會開了嗎？那麼我們小塘裏的金魚呢？

金 塘裏的金魚。（悲泣）沒有人要它的。

（金葉嫂小語）

金 寶寶，應該一些！

春 我的手痛嘞！刺出血了。媽媽——！

金 （搗春牛兒的手）媽痛心，到林子裏給你包上布。

春 媽媽，吳澄這着火了！東洋人怎麼不救火呢？

金 他們放的火，他們怎麼救？

春 他們爲什麼要放火？

金 （沒有回答）

春 會燒到我們的家嗎？

金 （做夢似地自慰）寶寶，——不會的。

春 （要哭）媽，寶寶的肚子痛。

金 （急）乖乖不要哭，不要哭！到林子裏媽給你餅吃；吃了餅肚子便不會痛了。

（不時探望林外）

春 （要哭）啊！寶寶的肚子痛啲！

金 （着慌催促）不要哭，不要哭！給東洋人聽見。

春 （要哭）我的肚子痛啲——

金 不要哭喲，再哭，像妹妹一樣，媽不要你，給媽媽拋棄（自己聲音也苦酸得要哭起來）

春 （本來抽噎着不敢哭。駭怕媽媽真會拋棄他，哇的哭了。抓住金葉嫂的胳膊，緊緊地）媽，別拋棄我！媽不要拋棄我喲！我不哭了——

金 （急忙拉住春兒的肩，自己掛着淚珠，驚慌地）媽不拋棄你，不要哭！媽不拋棄你，停——停，停。

（春牛兒擦眼淚，轉身，面向白媽媽自己也掛着淚珠）
（他展開草袋，遞給春）

春 江裏的水好急呀——金葉嫂，媽媽不要她？（金葉嫂落着淚珠）
春 有船救她嗎？她會淹死嗎？

金 （自言自語）有船救她嗎？——她會淹死嗎？（她靠着樹根坐着，向右侧方）
春 媽媽，蜜蜜的肚子真痛。

(輕輕撫摸春牛兒的肚子) 媽給你撫摩。寶寶的餅呢？你妹妹吃剩的餅呢？(摸索春牛兒的口袋，給他半個剩餘的餅)

(春牛兒貪婪地吃着餅，金葉嫂掏出懷裏半熟的稻穗，剝着一粒一粒的咀嚼；像太太小姐們閉着嘴嚼口香糖一樣。她受人生最殘酷的折磨，竟忘記了什麼叫做飢餓)

春 (吃完餅) 媽媽，勝。

金 媽媽沒有了。晚上，你爹爹那裏有飯吃。

春 (了着他媽媽吃稻穗) 媽，我嚐嚐。

(春牛兒張開嘴，金葉嫂以一粒生稻進去)

金 好吃嗎？

春 (用舌尖找了半天方才開始咀嚼) 好吃，媽。

(繼續剝着稻粒，有時給孩子吃一粒)

春 火車路怎樣不通了，媽媽！

金 房子燒了，百姓殺了，火車路也給東洋人拆掉了。

春 媽，小三子也給東洋兵搶去了。

金 （不願提起悲哀的前事）寶寶，你睡一會吧。

（春牛聽從媽媽的話睡下去。金葉嫂把他的頭枕在自己的膀上）

春 搶去做什麼？

金 搶去當童男童女。伶俐聰明的，裝到東洋去服侍倭子一生一世。

春 那末，不會回來了？

金 一生一世回不來了，他忘記了家在那裏。

春 我看見小三子的媽媽披著頭髮，哭啊，跳啊，真駭怕（睡得不安穩了）有一個

鬍子滿臉的東洋人把她頭髮也撕破了。小三子媽媽露着白白的奶子——

金 （聽不願再聽這醜惡的前事，搖着春牛兒的身子）唔……唔……不要說子。睡

吧，寶寶，東洋兵聽見——

（春牛兒安靜下去，金葉嫂也受了倦乏的支配，垂着頭，手掩着臉）。

春 一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媽媽，小三子的爸爸怎麼只管躲着不出來打東洋兵？

金 寶寶，靜靜睡一會吧，媽倦了。

（春牛兒轉側，睡着了）

（舞台寂靜。風吹，樹葉沙沙地響。金葉嫂的思潮因為寂靜而奔集攏來。她這

一生永遠不能忘記的——她的小菊子）

金 （遐思）小菊子！省，哥哥，你來吃。抱在媽的懷裏，你要哭。媽抱着你

一步一步的挨；臂酸了，腰痠了，你還哭。衣衫悶不住你的哭聲；媽媽的手

按不住你的嘴唇；我成了個怪物！我看見有三個天殺的鬼子尋索着哭聲走來了

。（眼瞪着，淚擒着。小三觸及春牛兒的臉）你哥哥的性命；媽媽的清白，（哭）

是做娘的害了你吧？怪我不該開這火堆吧？如今來不及了。火燒着眉毛。我不

該痛惜這些做傢俬，被支解。他這門日子又怎麼過？（哭）媽媽也不惜這條命，可是路上誰來照顧你個兄妹？金葉的香火啊……（像瘋子似的自語）你去了，你被你親生的媽媽害死了！你冒着兩口水泡淹沒了！你隨着江流入水走了！（想起自己是在魔鬼的附近，瞪着眼珠左右視，發現殘機）噫！——（飛機壞了。像跛了的飛馬，沒有不蹶跌的。駕駛的人就憑着他們的筋骨和綱板，泥土，擠在一起。這位青年的鬥士，因此受傷了，昏厥了。可是飛機沒有着火，時間又讓他蘇醒過來。）

（隨着金葉嫂驚惶的「噫」！機中垂下一隻手臂——一隻帶了的手錶；搥得高高的袖口。喔！金葉嫂從幻境，醒來，她抱起春牛兒，站起來；但撲倒了。撲得並不重，而且樹林裏的草很緩和；春牛兒活了，沒有哭）

春
媽媽——媽媽——

（金葉嫂扯起她的春牛兒往林外逃；又望望這隻手，這架殘機。春牛兒也聽見

了那架很大的玩具。儘歪着頭看飛機。將出林外，遠處一陣急雨似的槍聲，把雞婦心都震碎了。她沒有注意的匍伏在地下）

春（聽見機翼下他所知道的黨徽）青天白日！媽，青天白日！（林外不時疏落地，驟急地，傳來槍聲。金鑽兒也看見春手兒所指的青天白日）

春 媽媽，那是我們的飛機！

（母親心裏，撰得那裏是母子安全的去處？林外槍聲嘹亮；林內有這麼一架不安靜的飛機。無端考慮的結果，爬進兩步，在一株粗大的樹後躲着）。

（閻海文蘇醒了。這是飛機撞擊的人，一切波濤的損傷即使很利害，當時感覺微微的疼痛以外，傷痕並不顯露，由于平時的壯健，他神志清醒；但是很疲弱，彷彿沉醉初醒。步武趨起而凌亂；話音很衰弱，微微抖索。在殘機裏解開坐墊的保險帶；敲開保險傘的扣，困難地爬了出來。

（飛行眼鏡碎了，壓扁了。鉛質的鏡框，刺穿了飛行帽，截進了額角，血滲出

來，結着乾。眼睛充溢着血絲。鼻樑因着擡擊，微微隆起。臉仍舊蒼白，牙齒依然潔白而完整。

（他仍舊穿着襯衣，沒有解結，換了草綠布軍褲，黑的皮鞋。衣服都完整，有幾處因爲槍皮，流出血，被沾住了。左臂有一條很長的血痕，不知道是什麼鐵器劃破的。腰間掛着一個彈鏈和一枝二號左輪槍。）

圖（背倚着殘機，手平放在飛機上，觀察他的周圍，斷斷續續地說下去）——座林子——天大亮了——這具什麼地方？——我沒有死？——（轉身摸摸他的殘機，

覺可惜——）翻了——螺旋槳也彎了。（走動，搖搖剩餘的尾巴）尾巴呢？（莫名其妙的笑）砲彈射掉了。我的尾巴，變了尾旋落下來的吧。（伏在殘機上休息）

春（囁嚅地）媽，他是中國人。

金 別嚮，別嚮！

春 他說話的聲音和葉老師一樣——

（感覺腿部的疼痛；掀起褲腳自己摸摸）沒有傷破皮——莫非斷腿了？（揉揉小腿）沒有。（看見左臂的血痕）是什麼東西拉破的？（思索）油門？駕駛杆？是風擋的玻璃吧？（視飛機風擋）風擋的玻璃撞得粉碎——呆着出神，感覺飛行帽的束縛，解開額下的帽扣，取下飛行帽和眼鏡——眼鏡壓扁了！（彈去剩餘的碎玻璃，看見帽上的血）血！（撫摸自己的額）喔，血——玻璃刺的？（發覺）不是，是鏡框刺破的。（看飛行帽，帽上一個洞，把飛行帽摔在草地上，把手指上的血抹在土裏）血！我的血這道給大地！（走到飛機的前面，摸螺旋槳，搖不動。看見地上漏出的滑油，毫無意義地用腳踐踏它，又擦在草裏。有一聲槍聲）誰放槍？這是什麼地方？（四週瞭望）這是什麼地方？（倦弱地走到飛機坐椅那裏，拉出他的保險傘，保險傘的掛索上纏着一個明角的圓錐。他坐在草地上，手指在地圖上劃，回想自己的航程——真茹——北站，這裏變的隊形，這裏開始俯衝，（回身）東方？——向南？向這個方向飛行。天通巷

——江灣，沈家行鎮——是沈家行鎮吧？那末鐵路呢？（望舞台的右前方）黃浦江呢？——（從舞台空處探頭望舞台左遠方）這是什麼地方呢？（愕然）是我們的鄉土！啊啊——沈家行火房摧毀的百合杉落創子手的罪惡啊！田廬成墟，親人離散，我們的日月在濃煙呻吟！和蕪野流淚——是的！今天戰爭打在我們的家鄉，正為着慰慰我們六十年來的手和鐵錘！要忍受任何慘痛的犧牲喲！強硬起來，堅持到最後的一分鐘。分分秒秒的逃竄！（慢慢抹去額上的血）不要說報復吧！白旗多麼甘！前途危險！（他自視新從遠處縮回來，發現樹桿後掩藏的中年權權的婦女和一個正打着量度的孩子。他發機地按住他的槍，想站起來。經理性的倒回，他這槍倒不是打民。但他究竟站起來了，和藹地，同情地望着不幸的孩子和他的媽媽）

（自語）我們榮辱與共的同胞，遭受不幸的難民，（招付）喂，孩子！

（孩子不鼓勵，終於沒有他的媽媽）

（重抹額上的血跡）喂。太太！我是中國人！（他從口袋里摸出一個證章）我是中國的空軍。你看我的證章吧！你回逃難，讓我來幫助你們，可以嗎？（走攏來）

（金葉兒含着眼淚望着閻海文。春平兒傍着他的媽媽）

閻 這是沈家行鎮，你從那裏來？要往那裏去呢？

金 這裏是廣行，先生。

閻 這裏是廣行，是廣行？——（他仔細地去打量林子左右的情況，重新檢視他的地圖，自語。）——廣行，廣行。（他問）廣行，張華濱，廟行，黃浦江——這裏是敵人的陣地？（他問）太太，真是廣行鎮嗎？

金 （點頭）是的，先生。我們是居住在吳淞的。

閻 那末，太太！趕快離開這裏吧！從前是他們的鄉土，現在已被暴力佔去了，它們變成日本人的陣地了。你們到往那裏去呢？

（小路上有兩個日本兵拿着槍，急忙地跑過）

（金葉嫂想哭走不完時刻，想起前途的被折，泣。）

閻太太，不要悲哀。淚兒流不掉痛苦。你們想往那裏去呢？

金上海——他的爸爸在上海。

閻好吧，（牽春牛兒的手看地圖）往左邊走，碰着江，是我們的障地。那裏有幾千我們的弟兄，他們會幫助你們。（指右）那鐵路線附近恐怕打得很厲害，還不過。

（金葉嫂跟着他，慢慢的往林中走）

春你的飛機壞啦！

閻（若無其事）翅膀折了，尾巴斷了，飛機壞了。

春還飛得起來嗎？

閻怎麼還飛得起來呢？

（有一個鬍子很濃，給觀衆極容易認識的日本兵，戴着鋼盔，黃色軍服，繫綁

膀，掛手榴彈，腰束皮帶，背著子彈囊，身材不是特別矮，便是特別粗。荷著槍，垂頭喪氣地在林外經過。他喃喃地，不知道說些什麼？忽然發現樹林裏的人和飛機；他驚奇的叫起來。）

江（江尾簡稱），（漢語子的名字）哇！

（林內的人疾然迴視。這一羣中不都是弱者。由于懸在腰間的武器，或是由于男兒漢剛毅的氣概。日本人莫名其妙的怪叫一聲，逃走了。）

（金葉嫂恐慌，二隻手捏成拳，在嘴前抖索。）

閻（安慰他們）不要駭怕，他們不能傷害你。快快走！攜着你的孩子。（鬆了春牛兒的手）

金 你呢？先生！

閻 我留在這裏，爲着你們的安甯，我不陪着你們去了。——

（金不忍。春牛兒依依）

闊 走吧！太太，我有自衛的能力。不然何必帶着槍彈？

（金擗春牛兒行，不時返顧——去稍遠）

闊 （高聲）教管這個孩子，太太！要他記着今天的情景！要繼續父兄的壯志，——他是我們的子弟！

（去遠了，春牛兒的小手在揮動。母子隱沒林中）

闊 （擲去地圖，拔手槍）我的武器，要喝仇人的血。我的武器，保障大中華民國軍人的人格。我的武器，作正義的保障。我踏着祖先開闢的大地，肩負神聖的義務。我要增加一份力量，來摧毀敵人的枷鎖，爭取民族的自由。我應該捍衛祖國；我也應該保護我們的婦孺。我記着仇人的賜予：辱我看到婦女的淚；孩子的飢餓。他們去了，（頓視）祝福他們路上平安！（掏左袋，摸出幾張凌亂的紙幣，視錢）不能補償父子離散，人世苦難的廢紙！（鄰聞。掏右袋，摸出一塊白色的手帕，擦槍）敵人要我自由，我倒願意奉獻我的生命。我的生命

換取我的自由嗎？要代價的！他們固然以刀俎自居，我又何甘作魚肉？（拿槍上子彈，數——）一粒，二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惡意的笑）拿你們的胸膛來試試，我會不會射穿你們的臭皮囊？——殘暴者的侵略，自衛者的抵抗，人類和人類的眼，最後的仲裁者，——便是它！（把槍插在皮套裏，探望林外小路。又顧視母子行跡。望林上的天空，想起同伴）他們回到揚州了吧？（看錶）五時四十分——壞了！不走了。（望雲淡天青）雲很高，等一會一定有我們的飛機來！

（稻田上現出二枝槍口；二隻戴着鋼盔的人頭。碰！槍射擊，閻海文猛的一震，急以右手護其左臂；站起來，走動幾步。碰！槍第二次射擊。樹枝搖動。閻海文跌在殘機後面，他把腿縮進來，完全受飛機的掩護。）

（槍繼續射擊。被射擊的人，沒有動靜。等一會，二隻頭偷偷長起來，變做二個矮矮的人。以衝鋒的姿勢，從這棵樹繞到那棵樹；閃進來，想繞到舞台的後

方，探視殘廢者的究竟。不意進入手槍的射程中。而且暴斃了。）

（槍還擊，遠者中彈先倒；近者驚惶失措。槍再還擊，沒有命中，第二槍，子彈從他的背後洞穿。）

（葉索索響，風聲。舞台靜）

圖

（從殘機的空隙中，仔細察視，知道外面再沒有敵蹤了。坐起，把槍放在地上，視其左臂）槍震動你手腕了吧？不幸的暗殺手。——一盞之差，（觀眾看見

襯衣破了，流着血。他出神一會，然後站起來，繞到飛機的右方，沉默而悲哀

的望着倒了的人）我們之間的債務算清了！但是你並非債主。（俯視死者的懷

懷，動容。注視遠方）坐在司令部的裏的日本軍閥！戰爭確是果敢，動人的競賽

，但千萬勿將無辜的農民迫上戰場代你們流血！（俯視）你看恕我出於自衛，

以槍還槍。我原諒你出於無奈，執行你們的任務。我看看你回來，那是皮鞭在

你們背後叫嘯；皮鞋的馬蹄鐵敲着你們的脊背。（坐在死者之傍）啊！我不

設想你們眼腫，淚湧的妻的痛苦和你們病弱的孩子的未來——不過我有責任幫助普天下做父親的人們的妻小。因此，我不能允許你們去威脅逃亡的婦孺，（拔出他的槍重上子彈）我應該小心一些了！他們有武士道的暗殺陰謀。（站起來，注視林外，靠上一株樹幹）這林子很靜，野草多深，雲點似的花。（聽林外有疏落槍聲）林外有疏落槍聲。這是江南嗎？彷彿是我的家鄉。——我東北的家鄉：有棕褐色高粱穗；黑良心大豆花；（微笑）捉迷藏似的在青紗帳內和王道樂土的鬼子們開玩笑（默想，想起家）七年，——七年沒有回去了。那株手植的梨樹結果了吧？媽：惦念着她的孩子嗎？我在這裏，在槍林彈雨之中。（稍息，回憶）從東北事變到今天，我尋覓危險，又脫離危險。脫離危險，又親近危險。——是青年人的血在作祟吧？是自己的責任在督促着吧？（高聲，悲慨）爲神聖抗戰，建國的使命而奮鬥！敢惜一死嗎？（聲漸低，帶哀）這次，媽媽！妳要失落你的孩子了！妹妹將沒有她的二哥了。不過多少老年人早失

掉下他們的子姪；多少年青人早失掉他們的父兄了。（望林外有一個日本兵，嘩嘩地叫着和歌，踱過去。闊躲在樹背後）你痛痛快快唱吧！我不驚動你，也有望老年青的人戀着你呢。——

（那個日本兵大約想休息一會，把銅盔送到後腦上。步槍暫作手杖。流着汗，吹着口笛，無限歎歎地哼着本國的歌，靠在荒地傍的樹枝上。闊海文更躲到樹林的深處去。）

望（望月，第三個日本兵的簡稱，輕輕唱）

「要是有人問你，

大和島的——

心是什麼？

那是晨曦中吐着香氣的，

山上櫻花。」——日本本居士作。

（擦汗）真是美麗的支那！可惜這廣漠的原野，如今不幸遭了兵燹了，（從懷裏掏出一本日記看——）美穗子，美穗子——我的坂垣兒！（向日記接吻。又掏口袋，摸出一個霉了的麵包，想吃，嗅到它的臭味，擲了。）媽的！發給老子細菌麵包。（又看日記內的相片。笑，哼）

「等到明天也是空的，

生命像開得爆爛的櫻花

倘使有風吹，

就在夜間也要飄零的！」——日本法然居士作。

（他探望草地裏有什麼東西，想坐下去。忽然發現那架飛機，又站起來，後退一步。）支那的飛機！一架支那的飛機！——（張望）駕駛員一定摔死了！（走進一步發現同伴的屍體，嚇了一跳）嚇！像是佐藤？——那邊還有幾個（虛心虛胆地）誰啲？誰殺了他們了？（把鋼盔扶正了，上刺刀，裝子彈，隱在

（他後，提防有人會襲擊他。仔細探望殘機前後）該逃出了吧？支那的鬼東西！
（他後想走出來又不敢，躊躇着，結果——他想了一個好方法，舉槍瞄準殘機的
坐艙，開槍：碰！槍聲——回響。樹林甯靜如舊。望月等待有什麼動靜；但是
沒有。于是他得意地自由行動了。又放兩槍，稍等一回，胆愈壯，腰挺得筆直
的走出來）

望着早逃走了。死的也給我打死了。——憑我的射擊（在佐藤傍邊半膝跪下細
視）是佐藤。子彈射穿了腦門。（他神經過敏地回顧）把他的符號摘下來。（
放在自己的口袋裏）德國貨的一枝筆，不收下來可惜！（插在自己的胸口上。
像不大方的君子似的左右打量，急急打開佐藤的口袋，結果掏出一張白色的紙
片，把它棄在一邊。現出失望的神態。又急忙奔到橋本的身上去摸索：摘下他
的符號；又不知道拿些什麼寶貝塞進自己的口袋。于是走到飛機的傍邊打量）
這是什麼飛機？短粗短粗的。（躬身張望坐艙）天沒有亮，就結着隊暗喑喑

的，就是它吧？喔！機關槍，好利害——翅膀斷了。（立起來）媽的，人却逃走了。——

（閻海文從隱蔽的樹桿後輕輕躡足到望月的背後；相距約二三步，手執槍）

圖 沒有逃走，先生！

（望月驚慌地轉過身來，想舉槍）

圖 （鎮靜地舉槍作射擊準備）——不準動！

（把槍慢慢放下去，嚇唬得只抖索。臉無人色，想跪而沒有跪，（求饒）老婦饒了我，我沒有存過歹心。（把槍拋了）我可以拋棄武器，我實在沒有敵意。

我不過來看顧這該死的佐藤（看閻海文沒有表情，不理他。更害怕）啊啾！——放不得槍！我家裏有三個孩子，我的妻子在家裏待產。我來救護受傷的飛航員。（哭）不要開槍啣！呵呀！我的千人針，我的美穗子！我的神符！我的飛鴿軍——求求你，求求你，上蒼好生之德，饒了我的狗命吧！

閻（退後一步，愈檢的手垂下來）你且走過來，我問你。（望月瞧着閻海文，似乎從他平靜的臉色上得到些微的保證。他不安地走上半步，像老鼠似的東西盼

願）

閻 這裏是殷行鎮嗎？

望（嫺熟而熱心的）是殷行鎮。那邊就是江。

閻 這裏是你們的陣地？

望（欲言又止）

閻 我國軍隊什麼時候退

望（駭怕）前天吧？——前天吧。

閻 你方才從那裏來？

望 從前線的壕溝裏。

閻 想去那裏呢？

快防啦，回去找些東西吃。

你想活着？

望 老爺！（又現出那副可憐相）我要活着，我必須活着！四個孩子的爸爸，我不是自願來的喲！

閻 到中國幾天了？

望 一月多了。第二次紅條（徵役文書）迫我來的。

閻 （端視望月，決定）去吧！四個孩子的可憐爸爸。我留着你的命。

望 我謝謝，我一家老少感恩不盡。

閻 我本來沒有殺人的兇念，你們脅迫我放棄人類的理性。也許你只想到自己的妻子而忘記了人家的？——但是這或者是被迫而出此？

望 是的，我被迫出此，被迫出此。

閻 回去吧！你們要思量這次戰爭的意義與目的。安甯與溫飽，不能向你們軍部的

手中得到。他們不過用你們的軀體，作為他們侵華的工具。用你們的汗水，灌漑他們的野心。用你們的妻少，供給他們的勞力。戰爭等於鑄造你們的鎖鏈；寫定你們子子孫孫的賣絕契。

望 (感泣) 啊吹吹，是的，是的，是的！

闊 我們要幸福與自由，要東亞愛好和平的人類，緊緊攜手。

望 啊吹吹！(點頭)

闊 去吧！朋友，我的武器是自衛的。即使是林間的飛鳥，也受仁愛的限制。

望 (慚愧地擦着眼淚。也不拾地上的槍械。低着頭慢慢出林子去了。)

(闊望着望月的背影，感動了自己。手掩在額上，週身疼痛，陣陣作怪，倦乏又回來了。他走到飛機的旁邊，伏着休息)

(林子那邊又顯出闊鬍子很濃的頭，這是江尻。觀衆一見便認識他。望見哭

拉贊的望月。)

江（悄悄地）望月！——望月！——

（望月看見了他的同伴，但沒有理他，依舊保持着剛才的姿態，向林外去了。）

）

江（很奇怪望月爲什麼不理睬他。看着他的背影；又探視林中，高呼起來。）來

阿！來啊！他還沒有逃走！還沒有逃走！（他自己舉起槍，跳起來，也許想活擒疲乏中的敵人）投降！支那的飛航員！

（閻驚覺。他知道林外有許多敵人。而當面的敵人僅有一個，他極敏捷地，跳起來，迎上去，出其不意的射擊。江屍倒了。）

（江屍呻吟）

（林外有脚步声，樹枝被折斷聲，恫嚇的呼喚聲。——「站着！站着！——降服！降服！」——槍的射擊聲……閻海文機警地探望林外敵人的來勢，跑到殘機的左邊，隱蔽起來。林外射擊，槍聲數響。有六個日本兵和一位班長據着樹

林。一個受傷的飛行人據着殘機。互相攻擊。）

（那位班長的服裝和士兵一樣。領章上多幾顆星。拿着一支木壳槍。他聲勢比旁人顯嚇。他指揮人；他自己站在林子的外緣。）

（一個接近飛機的士兵倒了。在他旁邊的同伴覺得自己的危險，想換一個地位，——也被擊倒了。於是其餘的人想往林後退。那位班長聲色俱厲的咒罵他們；同時自己跑到前面來。戰爭又維持下去。）

（閻海文掩蔽在飛機的發動機後面。子彈射擊在鐵上。冒出一朵火花，便滑溜了。除攻擊敵人，他沒有暴露的機會。戰爭不息，閻海文的子彈漸漸完了。他極謹慎用他的彈藥。為襲擊那位班長，他換了一個掩蔽的位置。這樣他暴露了他的側身。閻射擊，班長倒地；同時有槍聲響亮。閻退縮回來。他顯出十分痛苦。身體側着；手攔着腋下，血淌出來。他會意似的微笑。毫無顧忌地射擊剩餘的敵人。一日兵倒。）

（指揮的人已死，本來缺乏鬥志的日本兵便動搖了。第一個逃，最後一個也怪叫一聲逃跑了。）

閻

（看着他們去遠了，手按着腋，走到殘機的右前方，俯視倒了的敵人。）這就是戰爭！你們能索回生命的意義嗎？（見手掌上的血）我流我的血，我的血是流的時候了。這鮮紅的顏色是民族解放的象徵！（林外呼嘯聲漸起，由遠而近）生命！是你消逝的時候了！祖國生長的肉體，我歸還給祖國。物質不滅，生的價值長存。（林外叫喚聲，喊：「降服，降服，支那的飛航員！」）降服嗎？生命在自己的掌握中！（激烈，慷慨，高聲）我不願與俘擄的名字結合一起（顧觀腰間子彈皆空。撥開槍輪，僅餘二顆子彈）好！我如今尚有權利來處置自己的生命（對空射擊，碰！）我要對得起總理的靈魂！我要對得起生我的父母！我要對得起教訓我的師長！我要對得起痛苦的民衆！我要對得起已死的將士！（林外呼嘯聲更近——「降服，降服！支那的飛航員！」）這是最後一顆子彈了！